



革命大批判文选

彻底批判“四条汉子”

第四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文艺问题上两种认识论的斗争	方 刚 (1)
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北京师范学院革委会写作组 (10)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	田志松 (18)
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创作	
——批判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在世界观问题上的谬论	鲁 戈 (26)
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 反动的“全民文艺”论	任 载 (33)
工农兵是文艺的主人	
——批判文学艺术需要“特殊的天才”的谬论	
解放军四八〇〇部队 景延连 (45)	
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	
——学习《讲话》，彻底批判反动的人性论	
刘康润 (54)	

“人的文学”就是资产阶级文学

辛文彬（64）

在批判中继承 在实践中创新

浙江美术学院写作小组（69）

和平演变的迷魂曲

——批判周扬一伙鼓吹的“共鸣”论

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大批判写作组（77）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文艺创作

——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灵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小组（86）

对《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再批判

钟 岸（93）

一份有用的反面教材

——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再批判

洪天英（102）

《全民文艺》论的一个黑标本

——评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炮制的《为最广大

的人民群众服务》

上海师大中文系 钟 彬（114）

文艺问题上两种认识论的斗争

方 刚

三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之一。《讲话》总结了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毛主席在《讲话》一开始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深刻地说明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它既划清了同唯心论的认识论的界限，也划清了同旧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界限。毛主席用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基本原理，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一系列问题，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穿了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所贩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谬论，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战胜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巨大威力。

把反映论运用于文学艺术，首先就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方针问题。毛主席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到两种认识论的高度，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

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主席指出的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鲜明而透彻地揭示了两种认识论的根本分歧。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是唯心论的认识路线；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是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在《讲话》中，毛主席批判了周扬一伙在文艺方针问题上同群众需要不相符合、同实际斗争不相符合的唯心论观点，从分析当时抗日战争各条战线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学艺术中，人民却成了渣滓。只有遵循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能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周扬一伙站在唯心论的立场上，从抽象的资产阶级的定义出发，根本否认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他们一贯坚持用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代替毛主席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引出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例如，周扬之流鼓吹“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胡说什么作者“要有对于人的深挚的热爱”。这个从抽象的“爱”出发的唯心论观点受到《讲话》严厉批判后，周扬仍然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继续叫嚣：“人类之爱，还是要的”。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爱，而周扬竭力宣扬超阶级的爱，实际上是要人们去爱地主资产阶级，为他们搞“全民文艺”制造理论根据。正如毛主席在《讲话》中所尖锐指出的：周扬们妄想“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很

明显，如果周扬一伙的阴谋得逞，不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会被他们改变，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把反映论运用于文艺创作，就要把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统一起来。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并且强调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内容。作家的头脑，只是一个“加工厂”，没有客观的人民生活所提供的原料，就不能起到“加工厂”的作用。既然文艺的创作源泉只能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生活中来，那么，离开了人民生活，文艺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深入工农兵，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的劳动和斗争。否则，就谈不上为工农兵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经过实践得到正确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把它运用于工作路线上，必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的过程，本质上就是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熟悉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就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只有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相结合，才能逐步地从站在工农兵之外或站在工农兵之上转变到和他们站在一起，从不熟悉、不热爱他们转变到

熟悉、热爱他们。如果口头上承认要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却脱离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要想表现工农兵只能是一种唯心论的妄想。

周扬认为文艺是“自己的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的产物，创作的出发点即所谓“融化了客观的主观”。这和胡风叫嚣过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完全是一码事。既然一切从“自己的主观”出发，把文艺创作当作自我表现，还要不要反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呢？当然不要了。一九六二年，周扬一伙炮制了一个所谓“文艺十条”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其中重点的一条，就是反对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提倡什么题材的“多样化”。他们妄图从题材问题上打开缺口，改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文艺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奉为宝贝的这个黑纲领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不妨把这个黑纲领中关于题材问题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略举一二，进行再批判。

“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一个作品的成功或者失败、教育作用的大小，并不完全决定于题材”。这是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反对文艺表现工农兵、否定写重大题材的一条重要的理论根据。在他们看来，作品的思想和作品的题材是可以分裂的，思想不是从题材中提炼出来的。既然一定的主题思想可以不受一定的题材范围的限制，那就必然把主题思想抽象化，神秘化；同时也必然把题材当作表达这种抽象思想的一种假托性的符号。至于选用哪一种符号，则完全由作家的主观思想决定，用周扬的话来说，是由“融化了客观的主观”决定的：反正我相信什么就写什么，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既不要根据客观实际，更不受客观实践的检验，因

为我的“主观”早已“融化了”一切客观。这种理论并不新鲜，其实就是马赫主义的以“感觉复合”说为核心的“符号论”的翻版。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指出：“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就在于“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在文艺问题上，承认前一条认识路线（即反映论），就必须承认题材的客观内容是第一性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是第二性的。“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主题和题材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革命的主题思想只能从革命的题材内容即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概括、提炼出来。要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当然只能取材于无产阶级的战斗生活，难道还可以取材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吗？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的，是坚持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而选择什么题材，本身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必然要描写工农兵斗争生活重大题材；反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要反对写工农兵的重大题材。有了重大的题材，如何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从中提炼出深刻的主题思想，形成正确的艺术构思，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革命的能动性。就认识论来说，我们提倡写工农兵的重大题材，就是尊重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历史事实，尊重“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一客观真理。周扬之流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反“题材决定”论，就是否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否认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个真理。

周扬一伙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的题材“多样化”，是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搞“全民文艺”的一张招牌。他们所谓的“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是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生活吗？是指《讲话》所阐明的一切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吗？不，决不是。人民群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群氓”和“暴徒”而已，哪里还谈得上人民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他们高喊“反映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不是别的，而是如同胡风叫嚣的，描写人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就是以他们的面目来涂改、歪曲、丑化人民群众的本来面目。这种描写，正是他们所谓一切从“爱”出发的结果。他们的“人类之爱”越是“深挚”，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描写得更“卑微”，而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刻画得更“圣洁”。因此，从“爱”出发，离开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来侈谈题材“多样化”，只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暴露”所谓人民“天生愚蠢”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歌颂剥削阶级的吃、喝、玩、乐和什么“生与死”、“永恒的爱情”之类狭窄、庸俗、空虚的东西。他们把作品当作地主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具体内容，无非是这些东西。周扬一伙把这一套唯心论的老古董当作二十世纪的新产品来推销，还要贴上广告，说是要“为百分之一百的人服务”。但是，自从有阶级以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满足”一切阶级要求的文艺作品。凡是标榜不分阶级，一概为之服务，就一定是“百分之一百”为剥削阶级服务。周扬一伙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妄图在自由选择题材的幌子下贩卖“全民文艺”黑货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把反映论运用于文学艺术，就要把为工农兵的动机和被工农兵欢迎的效果统一起来。毛主席指出：“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讲话》着重批驳了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唯心论观点，精辟地阐明了动机和效果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判断认识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按照反映论的基本观点，我们“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文艺究竟为谁服务，要看它对哪个阶级有利。任何作品，必须使工农兵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作品。如果一部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在群众中产生了坏的效果，不符合工农兵的根本利益，还要说主观动机是好的，那就是依自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作品的好坏。坚持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既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又不受客观实际检验的观点，就是纯粹的唯我论。

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庸俗化的实用主义方针”，是“把艺术和宣传作用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反对革命的功利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

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所以公开主张革命的功利主义，是根据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这一事实的。因此，凡是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艺作品，我们一概欢迎；反之，我们就要排斥。文学艺术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即以形象的感性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但是，它既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也就必然具有宣传作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文艺与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是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苏修搞的那一套乌七八糟的御用文艺，都是为他们的反革命统治制造舆论的。这才是道道地地的、既“庸俗”又反动的实用主义。他们标榜超功利主义，恰恰说明他们的伪善，是掩盖事实真象的唯心主义鬼话；他们对《讲话》的恶毒攻击，恰恰说明《讲话》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文献。

两种认识论表现在文艺问题上，就是从自我出发、做一个高踞于群众头上的精神贵族，还是从工农兵革命实践出发，做一个工农兵群众的忠实代言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也就是按照哪一种认识论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两条文艺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这里，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焦点也在这里。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要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改造世界，就是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

史的动力，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与此相反，按照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唯心史观来改造世界，那就必然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要按照无产阶级面貌改造世界，就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三十年来，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讲话》所提出的一系列英明论断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普遍真理。今天，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正在深入进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学习《讲话》，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批判唯心论和唯心史观，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

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必须 接受党的领导

北京师范学院革委会写作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三十年了。《讲话》系统地、深刻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观的战斗纲领。《讲话》继承、捍卫、发展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学习《讲话》，我们要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代理人周扬一伙反对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罪行，使革命文艺真正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

—

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彻底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种种谬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党性原则的基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话》中继承、发展了这一原则，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

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毛主席这一教导，明确地阐明了文艺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关系，确定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坚决执行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这是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为了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他们公开叫嚣不赞成党的文学的原则，并恶毒咒骂党的领导是“独裁”，是束缚和阻碍作家“创作自由”的“框子”，等等。

利用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这是一切机会主义分子惯用的手法。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伪善哲学，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曾多次给以批判。列宁指出：“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在阶级社会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各个阶级总是要利用文艺这一武器为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和统治而服务。在现在的世界上，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任何政党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它本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各个阶级为了牢牢掌握文艺这一斗争武器，总是要把它置于自己阶级政党领导之下。资产阶级把文艺说成是“超阶级”、“超政治”、“超党派”，其目的是为了欺骗人民，以便实行对文艺的垄断，为自己阶级的私利服务。其实，社会上的任何作家都是他本阶级的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党性原则，资产阶级作家狂叫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正是他们的资产阶级文学党性原则的顽强表现。无产阶级公开申明文艺

的党性原则，把文艺事业置于自己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这就彻底揭破了资产阶级作家利用“创作自由”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诡计，保证了无产阶级文艺事业能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为了利用“创作自由”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还胡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跟着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对文艺事业还是“放松的好”，“越放松”，资产阶级作家就“越靠近”，反之，“越抓得紧”，他们就“越感到不舒服”。这完全是包藏着反革命用心的修正主义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告诉我们，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耸立在它上面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或迟或速地发生变化。但是，旧的经济基础的变更，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灭和阶级斗争的停止，代表旧的阶级利益的庞大上层建筑的种种影响也不会一下就消失，资产阶级必然要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在我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胜利，三大改造的伟大胜利，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激烈的。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根深蒂固，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决不会因为“基础没有了”，就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了”，相反，他们利用

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力量和影响，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利用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腐蚀人民，毒害群众，妄图以此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在对经济基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必须继续进行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领域里加强党的领导，抓紧深入地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彻底清除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这种斗争进行得越深入广泛，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越彻底，也就更能发挥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否则，无产阶级松一松，资产阶级就要攻一攻，这已为我国解放后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历史所证明。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党对上层建筑“越放松”“越好”，其目的就是要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反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妄图利用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力量和影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决不相信他们这套骗人的鬼话，也决不给他们这种“自由”和“舒服”，而是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文学党性原则，坚决把文艺事业置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与监督之下，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到底。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领导，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去领导。毛主席在《讲话》中全面总结了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党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的文艺路线，明确规定了文

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

刘少奇、周扬一类骗子妄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文艺为资产阶级文艺，他们恶毒咒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文艺创作就是“思想垄断”，就会使作家艺术家“思想僵化”，狂叫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反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公开打出“全民文艺”的黑旗，顽固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否认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对文艺作品中塑造高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妄图要文艺为他们这些所谓“天才”人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文艺以哪个阶级的思想作指导的问题，就是实行哪个阶级的领导，用哪个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问题，这是区别文艺战线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因而也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灵魂。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就不能真正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艺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创作，并不是要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而是要我们学会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在深入工农兵，深入社会的同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并把文学的党性原则贯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使自己的工作成为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有力